



▲6月15日中午,大卜家庵子村。没有被拆除的房子,也即将消失。透过拆掉的窗子,隐约可见村庄未来的模样。



▲6月14日傍晚,一家四口从一片狼藉的村中穿过。



▲6月14日傍晚,外院已经被拆除的村民,守着瓦砾看着电视。



▲6月15日中午,没有搬迁完的村民,抓紧最后的时间搬家。

拆掉的记忆

2011年,日照市共有28个村居启动拆迁改造,加上原已列入改造计划的34个村居,共拆迁房屋13946处,181万平方米,新建安置楼266万平方米。今天的日照就像进入了青春期的少女,一天一个模样,爱恋她的我们,在对新颜绽放的期待中,模糊了她昨天的样子。

人与人的不同,是因为不相同的记忆,而城市,像还没有记事的孩子,它没有自觉的记忆却又不不停地成长,那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,默默地贮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,凝聚在一个老村、一条老街、一间老屋。这不仅仅是我们工作生活过的地方,更承载了我们的过去。

14日傍晚,夕阳美好,大半个大卜家庵子村已经拆除,砖瓦散落一地,一片狼藉,曾经人来人往的胡同将砖瓦分割开来。村子东南角的些许房屋还没有拆除,窗子透出的亮光,走近能听得到电视的声响。几棵枝繁叶茂的树木在没有风的夜晚悄无声息,不难想象往年盛夏,从清晨到傍晚,树荫之下那无数的家长里短。

“小时候这树还不是很,在树底下跟人家玩蚂蚁、打沙包,我爸还在树底下揍过我。这一晃多少年了,大卜家庵子拆了,树肯定也留不下了。”32岁的村民说完,用手机给眼前的大树照了一张相,因为天色已晚,照片中的大树模糊不清。

在没有拆除的陈旧外墙上,白灰写成的一个个大大的“拆”字,意味即将到来的消失,也代表着城市建设的步伐。“拆”字是一块巨大的橡皮擦,将这个城市的记忆涂抹不见。

在2011年6月15日,让我们用相机做笔,用眼睛做尺,如同父母让我们站直了背靠着墙,沿着头顶画一条线,再用卷尺量出我们变化的身高一样,记录我们城市的成长。

本报见习记者 冷炳豪



▲还没有被拆除的房子,孤零零立在一片瓦砾中。



▲还没有搬迁的村民家里,看门的小狗依然恪尽职守。



▶6月15日中午,透过残破的窗户,看得见远处的高楼。



▲遗留在村民家墙上的物品。

本版照片由 本报见习记者 冷炳豪 摄